



# 說「爭」

朱歧祥\*

## 【提要】


本文由古文字分析爭字本義，以明其字形演變的脈絡。甲骨文的爭字作，可區分作又、勹、力三部件，字的本形象手持力器翻土挖井形，字的本義為耕。爭字至周金文增生聲而為靜，作，正確分析是「从爭生聲」。《說文》以降謂「从爭青聲」的理解，恐非爭字的原意。

關鍵詞：爭 靜 甲骨文 金文


---


\*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





## 一、前言

2009年6月，我有機會赴新竹玄奘大學參加許學仁、季旭昇兩位教授主持的楚系簡帛文字字典基礎工程論文發表會，並評論其中的一篇文章。在會議中聆聽到台南成功大學高佑仁君討論古文字「爭」的演變<sup>①</sup>。高君的大作引用到我早年不成熟的意見，並提出爭字形與守字相關，象從外爭奪他人室內之貨物，另一方於室內防守的意思。高君的文章很有創見，我聽完高君的報告，當下心有所感，隨即在現場指出：爭字所从的應該是坎穴，字的本義是手持農具挖穴翻土之形，並修正過去本人所謂「从二手爭物」的看法。以下，是我目前的一些粗淺想法和思路過程，謹供參考。

## 二、爭字的部件分析

爭字最早見於殷商甲骨文，字作。《說文》受部：「爭，引也。从受，廾。」篆體明顯已變形，「引也」亦非字的本義。分析甲骨文爭字的部件，我有三點看法：








- (一) 爭字上从手，但下一似手的部件應是力而並非手。
- (二) 爭字中間的形爲井穴形。
- (三) 爭的本義爲耕，字至周金文作靜，增从生聲，而其中的井穴由側形改爲由上而下俯視的井形。





有關甲骨文爭字在上所从的是手形，爭議不大。查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《甲骨文編》的爭字<sup>②</sup>，一般作（如〈戩 35·8〉）、作（如〈菁 5·1〉），復引〈拾 13·12〉一版作，上增从二爪，更可證字的上半爲手形的「又」字無疑。下一部件學界多據傳統的《說文》亦視作又（手）。但細審甲文字形，爭的下部寫法似「又」，但與「又」稍有出入，特別是似手指的部位有作一刀

<sup>①</sup> 參高佑仁，〈釋古文字的「爭」及其演變脈絡〉，文見國科會 97 年度研究計畫《楚系簡帛文字字典編纂計畫基礎工程論文集》（2009 年 6 月），6 之 1~28 頁。本文的結構與大陸吉林大學博士孫偉龍君的〈楚文字男、耕、靜、爭諸字考辨〉一文稍有類同，孫文見華東師大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主編：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129~136。孫文先出，惜高文未見徵引。


<sup>②</sup> 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，《甲骨文編》附錄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 年 2 月），頁 50。

直書的短橫，這與力字的常態寫法卻完全相同。

力，甲文作③，是長而彎曲的木棒，用為農耕翻土的工具。下一短橫是方便人足踏使力挖土的橫板④。由用力於田的男字甲文作〈京津 2122〉、〈前 8·7·1〉⑤，金文作〈矢方彝〉、〈匚侯匱〉⑥，可參。力字偏旁至金文已與手形相混。力字本形理解為翻土的農具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力的爭字常態作、作，上手形和下手形所朝的方向往往相反。造字者強調手推壓插在凹地中力器的位置，手往左方用力壓，則力器朝右邊上撬翻土；反之手朝右方使力，則力器往左翻。爭的本義應即耕，是耕字的初文⑦。

爭字中間的形為何，學界爭議最大。由最初的孫詒讓以為是从才的戔字、葉玉森以為是手持戈的殺字、唐蘭認為是以手牽牛、屈萬里認為爭字與爰同⑧、于省吾認為是「繩牽之縈繞」、馬薇頤以為是「象人手持鉤」、朱歧祥說是「从雙手爭物」的泛指，至近年的張秀芳提出「象兩手爭奪有缺口之玉璧」、高佑仁謂象屋形⑨等等，說法紛紜，恐怕都是有問題的。我在文前首先認定形為經人工翻挖的井穴形。或即阱字的初文。此論證的基礎是由甲骨文从的字形和用例來看。甲骨文从的：



都象埋人牲形，或隸作陷。其中的形理解為坎穴無疑。又如：



③ 同上注，卷 13·10，頁 524。

④ 參于省吾主編、姚孝遂按語編撰的《甲骨文詁林》第四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 年 5 月），頁 3302 力字條。最早提出力是農具的是徐中舒〈耒耜考〉一文。裘錫圭修正徐說，區分力、耒為不同的工具，認為「从形制上看，力、耜、耒為一系，由木棒式原始農具發展而來，耒則由樹杈做的原始農具發展而來。」裘文又見裘著〈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〉，《古文字論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 8 月），頁 162。

⑤ 參《甲骨文編》卷 13·10，頁 524。

⑥ 參容庚《金文編》卷 13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 7 月），頁 900。

⑦ 早年徐中舒〈耒耜考〉一文，已認為靜字「當為耕之本字」，文詳參《農業考古》1983 年第 1 期。我在本文中更前推一步，以為爭是靜的原始形構。因此爭才是耕的本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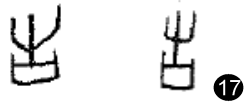
⑧ 以上諸家說法，參《甲骨文詁林》第二冊，頁 999 爭字條。

⑨ 以上諸說，詳參高佑仁文頁 4-5 中徵引。



















⑩ 諸甲文用例，參姚孝遂、肖丁編，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（簡稱《類纂》）中冊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 年 1 月），頁 1036。









⑪ 同上注，頁 586。字又倒牛作，《類纂》隸作埋，用為埋牲的祭祀儀式，屬動詞。

都用為埋牲的祭儀。其中的U形自亦可理解為坎穴。再如：



即告字，上从Ψ，下象人工挖空的捕獸陷阱。阱上插Ψ，有告示、警戒於人，避免誤踏阱中的作用。

我們復對比象埋鹿形的陷字，甲文作，又作〈集 27883〉、〈屯 923〉、〈集 3222〉<sup>18</sup>；置朽骨於穴中的𠂔字，甲文作〈集 7076〉，又作〈集 32829〉<sup>19</sup>。此可進一步觀察古人造字在構圖上的靈活，側視阱穴為U、為，由上而下俯視則為、為。由這一點，讓我們聯想到爭字从形的演變過程。過去學界多據甲文和金文形體的關係，信从于省吾所說的「之與，只是V形變為向左下迤作形而已」<sup>20</sup>，季旭昇進一步補充，謂爭字是由甲文的形，至金文「拉長為S形，隸書再拉長為、形」<sup>21</sup>。我以為都有商榷的餘地。爭字筆畫如何能由而S而，特別是前二者間的變化，很值得再深思。我的看法是：

殷甲骨文爭字中的，象井穴的側形。過渡至周民族所書的金文，轉寫作自上俯覽的、、、諸形。爭字至周金文字形復固定增生聲而為靜字<sup>22</sup>。爭、靜同字，這也是金文中有靜字而卻不見爭字的原因。金文的靜字作〈靜叔鼎〉、作〈靜卣〉<sup>23</sup>，字的合理分析應是「从爭生聲」，其中的生為後增聲符，而爭的部件則是從二手持力挖井穴形（字形可對比甲文從二爪的形），下邊的手與力字有連筆的狀況。《說文》以降，分析此字作「从

<sup>12</sup> 同上注，頁 656。字隸作舊。

<sup>13</sup> 同上注，頁 1027。

<sup>14</sup> 同上注，頁 611。《類纂》亦隸作埋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注，頁 648。《類纂》隸作陷。

<sup>16</sup> 同上注，頁 1025。

<sup>17</sup> 參《甲骨文編》卷 2·6，頁 38 告字條。

<sup>18</sup> 參《類纂》中冊，頁 644。《類纂》亦隸作陷。

<sup>19</sup> 參《類纂》下冊，頁 1112。

<sup>20</sup> 文見于省吾《釋爭》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6月），頁 9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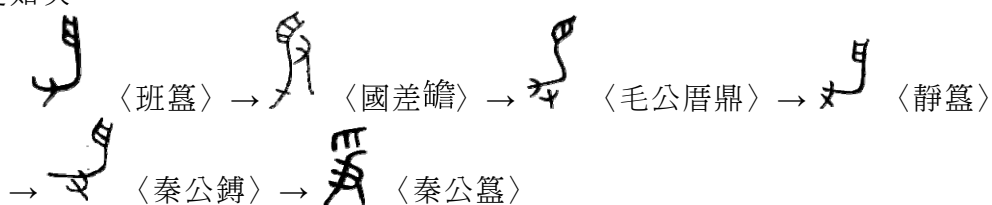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1</sup> 參季旭昇《說文新證》上，卷四下，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2年10月），頁 321。

<sup>22</sup> 徐中舒在《耒耜考》已先提出靜从生的看法，謂「靜字从生从井从爭」。上引孫偉龍君的文章頁 133 有轉引徐文。

<sup>23</sup> 參容庚《金文編》卷五，頁 350 靜字條。

爭青聲」，可商。由古音分部觀察，靜字讀作青聲，古音屬從母耕部，擬音作 \*dzien<sup>24</sup>。反觀爭字古音屬莊母耕部，擬音作 \*tʃen。爭與讀作青聲的靜字上古韻部相同，但聲母一屬莊系、一屬精系有別。但如將靜字分析為「从生聲」，生字古音屬山母耕部，擬音作 \*ʃen，與爭字聲母同屬莊系字，韻母全同。二者在古音的關係密切，可以相通。於此可見，爭為靜的本字，靜从生聲顯然比从青聲來得可靠。

至於从爭中間的手持力部份，對比《金文編》中靜字的偏旁，可以整理其演變如次：



早期金文初見單手持力形，其後固定的多增一手，又與力形相連。至〈秦公簋〉階段从二手所持的 𠂇 形，明顯應該是由力形的省變，而與甲文爭字的 𠂇 形無關。因此，前人擬測的由 𠂇 而 𠂇 而 𠂇 的筆順演變應該是不存在的。

### 三、結語

本文嘗試分析甲骨文的爭字，區分作又、𠂇、力三部件。爭字的本形象手持農具力器翻土挖井形。爭字本義為耕。字至周金文增生聲而為靜。靜字的正確分析是「从爭生聲」，《說文》謂「从爭青聲」的理解，恐非字的原意。

### 參考書目

#### 近人論著

1. 于省吾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6月。
2. 于省吾，《甲骨文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5月。
3.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，《甲骨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年2月。
4. 季旭昇，《說文新證》，台灣：藝文印書館，2002年10月。

<sup>24</sup> 古音擬讀參見郭錫良《漢字古音手冊》，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11月），頁276。以下諸字擬音分別參郭書的頁256爭字、頁267生字。

5. 姚孝遂，〈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1月。
6. 容庚，〈金文編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7月。
7. 郭錫良，〈漢字古音手冊〉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11月。
8. 裘錫圭，〈古文字論集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8月。

#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“爭”

Chu, Ki-cheung\*

## 【 Abstract 】

The essay discuss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 “爭”, and tra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spelling over time. The word “爭”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means 耕; it consists of three pictographic parts to create the image of a hand holding tools to cultivate soils and to dig well. In Chou bronze inscriptions “爭” is spelled as “靜”, which includes a phonetic part (生聲). 靜 should therefore be interpreted as 「从爭生聲」, but not, as in the cases of 《說文》 and later understandings, 「从爭青聲」.

**Keywords:** 爭 靜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

---

\* Professor and Chai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Tunghai University.

